



# PARIS OF MY TWENTIES

## 二十岁的巴黎

邹凡凡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鲁滨逊乘大船，漂落荒岛；邹滨逊乘大鸟，漂落巴黎——把巴黎比荒岛，会不会伤害法国人的感情呢？可是话说回来，他们自己在法语里，可就是把包括远近郊的大巴黎地区称为法兰西岛的！

这不是一本“旅游手册”的书，也不是一本“哈佛女孩”的书，而是一本“荒岛余生”的书。有我的故事、朋友的故事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故事，它们都是在巴黎的岛上，确确实实发生过的。……

衷心感谢所有在书中映射下痕迹的朋友，我爱你们，你们这是这岛上一切的精彩。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十岁的巴黎 / 邹凡凡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7.4

ISBN 978-7-5399-2534-9

I. 二... II. 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6154 号

- 书 名 二十岁的巴黎  
著 者 邹凡凡  
责任编辑 孙金荣  
责任校对 薛 亮  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)  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  
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 
印 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 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10.25  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,第 1 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534-9  
定 价 2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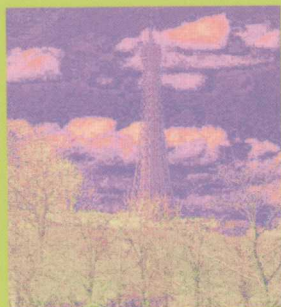
**邹凡凡**，江苏南京人。1992年毕业于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，1998年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校，同年被保送至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，英语和国际商务双专业，2002年赴法国巴黎留学、工作至今，先后在IT公司和咨询公司担任市场部门职员和咨询师。爱好旅游、电影和写作，长期担任杂志特约记者和撰稿人。长篇小说《女生宿舍435》由江苏少儿出版社出版。

**联系方式**

fanfan\_zou@hotmail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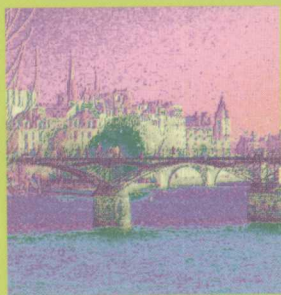
**邹凡凡的空间**

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agathazou>




责任编辑 孙金荣

书籍设计 书衣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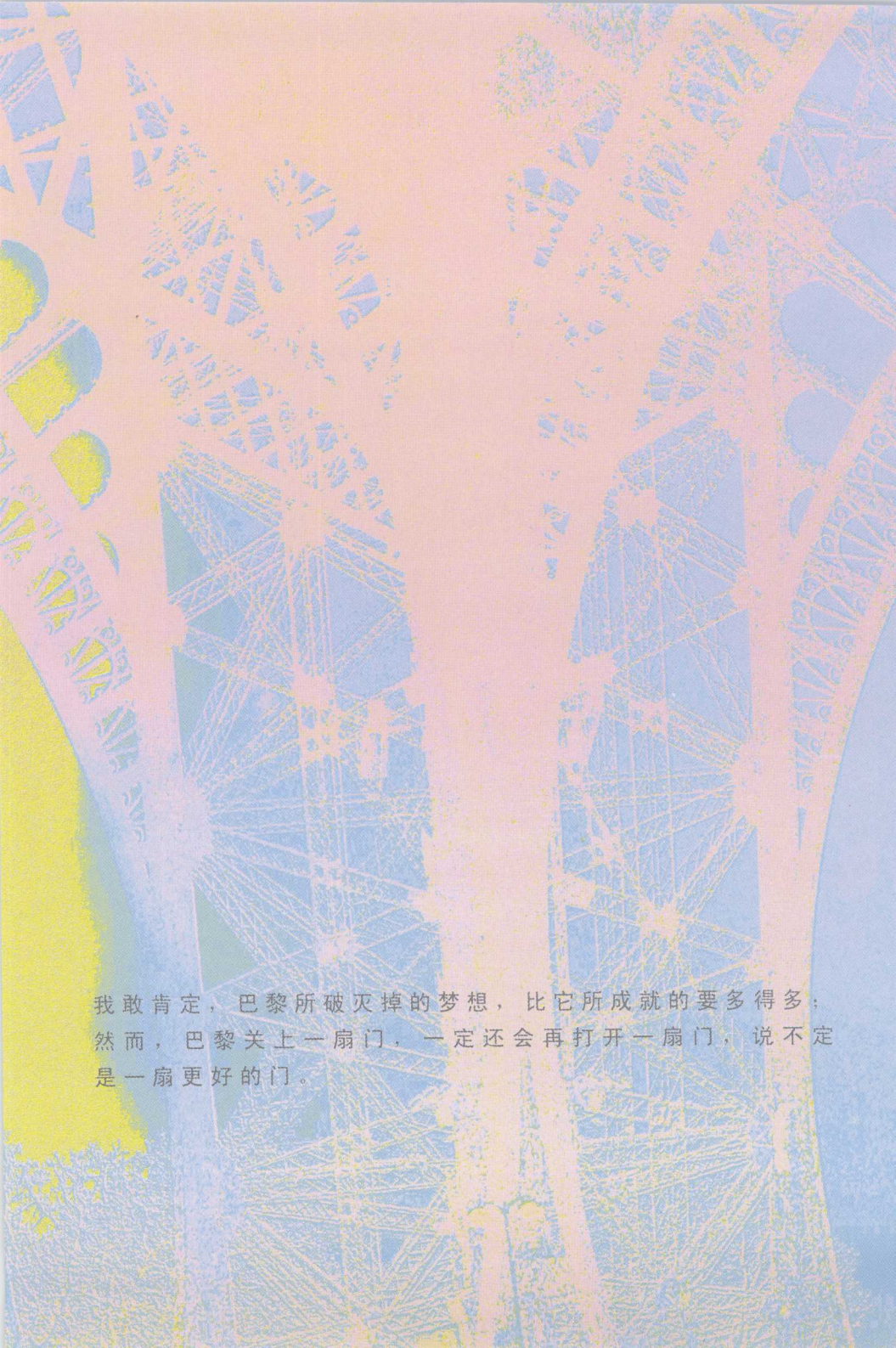




A photograph of a busy city street. In the foreground, a yellow taxi is driving past. Several people are walking on the sidewalk. In the background, there is a large, ornate building with many windows.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e lower part of the image.

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上车时的哥会和你聊天说“嗨，听说今天下午的圣罗兰秀棒极了”的城市！





我敢肯定，巴黎所破灭掉的梦想，比它所成就的要多得多；然而，巴黎关上一扇门，一定还会再打开一扇门，说不定是一扇更好的门。

## 邹滨逊漂流记(自序)

鲁滨逊乘大船，漂落荒岛；邹滨逊乘大鸟，漂落巴黎——把巴黎比荒岛，会不会伤害法国人的感情呢？可是话说回来，他们自己在法语里，可就是把包括远近郊的大巴黎地区称呼为法兰西岛的！

前两天下载了琼瑶阿姨最新偶像剧的第一集来看，哇，真是越看眼睛越大：女主角在戴高乐机场下飞机，神采奕奕，通身不带一丝褶；贴心的准姐夫接机兼作导游，指着塞纳河畔的古监狱大言不惭地说：“看，那是奥赛美术馆！”入住豪华酒店后客房经理满脸堆笑送上吃喝玩乐全包卡；用中文大大咧咧问“这东西多少钱”，店师傅立刻用法语回答“一欧元”……最神的是溜出酒店逛巴黎，马上有同胞帅叔从天而降全程陪同——这帅叔可厉害了，不仅让身材火爆的法国妞儿追出半条街狂嚷着要嫁他，还赤手空拳打退了N个前来滋事的彪悍的黑人白人小伙子——于是，女主角与帅叔得以在圣母院前携手嬉戏，惊起一群肥鸽……

这等好事，我为啥零星半点也未遇上？不过无需肉酸肉痛，我在法国的朋友也都没有——能遇上的，大约只有琼瑶女主角。七昏八素到达巴黎的第一天，我与女主角的唯一相似之处，是我们的法语水平。那时我对法语的全部认知就是一句“赛拉味”，此外连



法语究竟是不是也有 26 个字母，都不能够确定——可惜，“赛拉味”只能让我冒充哲学家，却换不来半块面包。

那时的巴黎对我而言是什么呢？就是个危机四伏、隔膜深重的荒岛：荒岛可以风景如画，也可以生机盎然，只不过，四周熙熙攘攘，没有一个是同类，没有一个说着自己的语言，达成任何一个微小的愿望，都难于上青天……大家可以回想《猿人星球》，体味身陷群猿的感觉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记得在巴黎的第一周，整整七天，坐在那家以夏威夷语 Hello 为名的小小青年旅馆猥琐的铺位上，我每天琢磨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：要不要抓紧时间买一张单程机票回家去？而最后为什么没有买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把我的旅行支票兑换成钱，并且不知道到哪里买、怎么买。

那第一个星期长如一个世纪，也正是从那个星期起，我开始了数年先以生存、后以发展为目的的摸索加垦荒。如同鲁滨逊在岛上捕羊生火、挖洞搭帐篷、用树叶做衣服，在这里衣食住行也没有一样不用操心。单说一个“食”——我还记得在第一任房东家百思不解地注视着锅里的胡萝卜块，不明白它们为什么不肯软下来，直到房东跳进厨房大喊“要加水！要加水！”还记得在费塞特家，已经放好锅倒上油，因为电炉实在慢热，见缝插针上了趟厕所，回来后菜一下锅，飞溅的油星在我左胳膊上留下的三五点印记，这么多年后都没有消去。当然也记得在超市面对那琳琅满目的瓶瓶罐罐猜哑谜，在面包店为了一块三明治和店师傅打哑语，还有聚会时从一大盘黄润可爱的圆形“蛋糕”中抢出一块扇形，大口咬下去才知道是奶酪而且是羊奶酪，一点不夸张的，我立刻热泪盈眶向洗手间奔去……

这还不是最糟的。在岛上鲁滨逊渴望有人，哪怕只有一个人

能从海盗船上逃到他那里去，让他能有个同类的人说说话，而我在结识知己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之前，在把四周的猿人变成可交流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之前，也经过漫长的孤独的日子——周末无比的好天气，却只是关在房间里，看天看天再看天；偶尔鼓起勇气一个人出门，走路都抖抖索索的，像是怕踩了自己的影子……

写到这儿，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竟然在这岛上存活了这么多年，并且还活得挺滋润。当然我绝不是说我已经修炼得如鱼得水了，岛上生活，用张爱玲的话说，依旧时不时爬点虱子跳蚤，况且我所谓的摸索、垦荒，在高人眼里，都只是鸡毛蒜皮、提不上筷子……我只不过回头去看初来乍到的自己，“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”，自嘲一下，感慨一下，然后自己拍自己肩膀一下。

又想起海明威大叔那句老掉牙的话，“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，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哪里，她都将与你同在，因为巴黎是一个不固定的圣节。”(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have lived in Paris as a young man, then wherever you go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, it stays with you, for Paris is a moveable feast.)——注意，他说的是生活过，不是游览过，而我把二十打头的年月的大部分扔在这里，所做的也仅仅是生活而已。亲手摸索垦植过的岛才会成为自己的岛，亲手摸索垦植过的生活才会成为自己的生活——现在，巴黎对我而言是一种立体的过程，不再是明信片上的平面景点、贴上自己的大头就是“到此一游”的照片。

五年前问起巴黎，我也会说铁塔、凯旋门、圣母院；五年后我想说的有些不同，当然我也会说铁塔，但是它怎么会是“左看也是塔，右看也是塔，中间看也是塔”呢？它当然不仅是塔，还是我初到巴黎扫到出租车上的那道光柱，是我在阁楼厕所里看到的那个尖角，是我溜冰摔了一百个跟头的见证人，是我在电影节看露天电影的



背景,是我和五花八门的朋友们把酒畅谈的那块草坪……

所以说,这本书不是一本“旅游手册”的书,也不是一本“哈佛女孩”的书,而是一本“荒岛余生”的书。有我的故事、朋友的故事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故事,它们都是在巴黎的岛上,确实确实发生过的。

地球这个东西,说穿了也就是个大水球,在我们出生的、熟悉的这个岛之外,还漂满了其它陌生的岛屿。我虽然没有意愿变成异乡人,然而仅仅蜷缩在自己的岛上,看我看惯了的人做我做惯了的事,早已不是我的风格。海明威说得对,以后我无论去到哪里,巴黎都将与我同在,然而同在的理由,却与海明威有所不同,不在于吃了多少好馆子听了多少好音乐甚至看了多少美景,而在于我从不认识它有点害怕它到很辛苦的认识它适应它,在于它曾经当过我的小岛留有我的印记——地球是我们的地球,所有的岛屿是我们地球人的岛屿,今后无论被扔到非洲岛还是南极岛,没有人有理由再害怕。

最后,要衷心感谢所有在书中映射下痕迹的朋友,我爱你们,你们是这岛上的一切的精彩。







Paris Luxe

125

朴素的生活

138

校园纪事 (一)

149

很遗憾，很遗憾

162

音乐会与Edelman

172

非官方实习报告 (一)

183

非官方实习报告 (二)

199

艺术家的故事

214

电影爱巴黎

229

欣然

258

各就各位

274

Fresh

286

脚印

303

## Aloha Hostel

2002年11月1日,飞机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,整整飞行了12个小时,我靠窗的座位一直笼罩在炫目的阳光之中,就这样由东向西,丢失了一个黑夜。

向下望去,先是蒙古高原层层叠叠苍苍郁郁的山,接着山顶出现了皑皑白雪,渐渐过渡到大雪无痕的西伯利亚,再往后才是缕缕轻云下的欧洲原野。飞机安全降落后,机上的法国乘客都鼓掌欢呼起来——巴黎到了。我却实在没有那样的好心情,因为我不仅晕机,而且困倦得走着路都要睡着。办完各种入关入境手续,已是巴黎时间下午5点(北京时间半夜0点)。在从机场到旅馆的出租车上,我当机立断向司机索要了一个大塑料袋,随即搜肠刮肚地大吐特吐起来。司机指着埃菲尔铁塔让我看,我有气无力地扭了扭头,只见一道光柱扫将过来,心想,谢天谢地,旅馆就在铁塔附近,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

我住的小旅馆叫 Aloha Hostel,类似于世界连锁的青年旅馆(Youth Hostel),通用英语。到巴黎自助旅游的学生们大多住在这种小旅馆里,因为它设备虽简陋,价格却便宜。说是便宜,我住的四床位的房间也要17欧元一晚。简陋倒是真的:每层公用的淋



浴非得用手按着钮才有水，洗澡时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来。我住的那屋是依着屋顶辟出来的，天花板是个坡，没刷漆的木头横梁裸露在外，所有住户都在梁上撞头两次以上才长记性。两张双层床，各放一个大床垫、一床脏毯子，枕头床单一概没有。早餐是包括在房费里的，每天都一样，比石头还硬的大棒面包的一节，果酱、黄油自抹，橙汁、咖啡、茶、热巧克力自选。那面包真是难以下咽，就像打落了牙往肚里吞。

可是啊，每当回忆起初到巴黎的情景，我总觉得住在 Aloha Hostel 的那一周是无比快乐的。如果不是每天往外掏 17 欧元的感觉太过滴血，我倒宁愿总是那么手忙脚乱地洗澡、用胳膊当枕头、吃比牙还硬的面包，因为在这里，我第一次有了当国际人的感觉——虽然我这个国际人当得终究不是很彻底，当我的下铺换成牙买加黑哥们儿的时候，我还是颇为紧张的，把行李查了又查，睡觉时脏毯子裹得紧紧的。

我们屋数我住的时间最长，其余三名室友一直在换，先后有西班牙姑娘、韩国的尹嵘姝、两个哥伦比亚 MM、一对荷兰与泰国的混合 couple、美国的 Angela、法国大帅、牙买加黑哥们儿。这种旅馆俗称 MIX，就是男女混住的意思。一周下来，我已练就了在窗帘后五秒钟换好裤子的硬功夫。

其中，尹嵘姝在伦敦念书，周末来巴黎玩。她第一天在机场将就睡了三个小时，第二天找到这家小旅馆，进门时见到我如见亲人。她自带了粮食，我俩就在旅馆的厨房里炮制了一顿韩国餐：米饭、紫菜、金枪鱼罐头，还有海里的不知什么植物炖的汤。嵘姝的盛情完全可以弥补韩国菜的无味。我一边学嵘姝的样子用紫菜包米饭，一边和她聊起了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和世界杯上韩国队的“杰出”表现。

大帅就是很帅的帅哥的意思。头两天大帅早出晚归，我未能

一睹芳容，第三天和他打了个照面，心里突的一下，心说这肯定是法国人，否则不会长得这么艺术。早上大帅套件破毛衣，卷着裤腿，赤着脚，睡眼惺忪地洗漱时，我觉得他简直是想象中的法国青年的标本。大帅是学美术的，每年总要从外省来巴黎两三次，呼吸呼吸卢浮宫的新鲜空气。

当我问 Angela 是哪儿人时，她张嘴就说 San Diego，见我稍有茫然，便善解人意地补充那是“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城市”。后来我发现这样国际化的小旅馆里，还真有很多美国人张嘴就是某州某市来的，仿佛对方就应该知道那是美国的地方一样。Angela 说她这是第一次出国旅游，想见识新风景，结识新朋友。她比较害羞，并不像别的美国青年一样满嘴跑马，很快和人打成一片，而是每天晚上在灯下长篇大论地写日记。

每天早餐时分，风格各异的音乐轻流慢淌，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围桌而坐，笑声朗朗，高谈阔论，无拘无束，酣畅淋漓。一次，我和另外四位分别来自巴基斯坦、巴西和加拿大的朋友在厨房里炒鸡蛋，还开了一瓶法国红葡萄酒。巴基斯坦朋友谈起了他周游四海的经历，说他上个星期就在伊拉克，众人皆叹，随后便七嘴八舌地谈论起小布什、布莱尔之类的话题来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已经全然忘记父亲“不谈政治”的忠告了。

有时，坐在旅馆底层酒吧间的高脚凳上，在朦胧的灯光中喝着杯冰水，想起万里之外的家乡，不由黯然神伤。可是环顾四周，有那么多同龄人背着行囊拿着地图来到这里，他们与我一样，被吸引到巴黎这个魅力惊人的地方，短暂停留之后，再奔向下一个魅力惊人的地方：伦敦、巴塞罗那、罗马……自由快乐地行走在这地球上。能与这些匆匆过客相遇，我是多么幸运，又是多么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啊！





每当回忆起初到巴黎的情景，我总觉得住在 Aloha Hostel 的那一周是无比快乐的，因为在这里，我第一次有了当国际人的感觉。

在旅馆的最后一晚，我做了个噩梦，不由冷汗满背、惊叫出声。迷糊中我只听见 Angela 在问：“Are you OK?”睁开眼，Angela、大帅、黑哥们儿都已经醒来了，正异常关切地望着我。我心中一热，不由对这些朋友、这家小旅馆生出了几分依依之情。